常识辞典 专栏

先正读书诀

俞晓群

《先正读书诀》是清代周永年的著作。“先正”一词,语出《尚书·说命下》:“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指前代的君长、贤臣等,亦称先政。再者,此书称读书法为“读书诀”,其出处见李光地《李榕村集》:“韩子读书诀: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此段文字,引自韩愈《进学解》,其中“百家之言”,原文为“百家之编”。

周永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人,祖籍浙江余姚,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他曾经撰写《儒藏说》,文中指出,自古佛家有释藏,道家有道藏,儒家却没有儒藏,因此提出建立儒藏的观点,意在与释藏、道藏成鼎足之势。周永年还提出公共藏书的思想,为此他竭尽家财,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借书园”,聚集古今书籍十万余卷,供人们阅览传抄,以求广为流传,成为公共图书馆的雏形。据言编撰《四库全书》的动因,受到周永年《儒藏说》的影响,还有《四库全书》七阁的设置,也与周永年建立借书园的思想有关,如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有记:“纂辑《四库全书》之议,虽发自朱竹君筠,然与周永年之《儒藏说》,亦颇有关系。”再如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有记:“论者谓清修《四库全书》,分储七阁,实受《儒藏说》之影响,永年倡始之功诚不可没。”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设,周永年征为纂修官,最初为《永乐大典》校勘辑佚,为此倾注大量心血,如章学诚《周书昌别传》所记:“时议转从《大典》采缀,以还旧观。而馆臣多次择其易为功者,遂谓搜取无遗逸矣。书昌固执以争,谓其中多可录,同列无如之何,则尽举而委之书昌。书昌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于是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诸集以下,又得十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好古之士以为,书昌有功于斯文,而书昌不自是不复任载笔矣。”

《四库全书》工作,周永年贡献巨大。《清史稿·儒林传》有记:“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子部方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有记:“《四库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皆各集所长。书昌于子,盖极毕生之力,吾乡章石斋为作传,言之最悉。故子部综录独富……子则文达涉略即遍,又取资贷园,弥为详密。”佛学方面,《陈垣四库学论著》有记:“尝阅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书楞严经后》,有云:‘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于宗教之流别盖茫如。’”又记道:“今《四库提要》《开元释教录》条下,注云‘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条下,则注云‘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吾因此颇疑释家类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误尚不多也。”又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有记:“《四库提要》中释家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错误极少,亦为周永年所纂,因周永年自年轻始即笃嗜内典,对佛家著作颇为精通。”

乾隆五十六年,周永年乞病回归故里,是年秋七月去世,享年62岁。周永年虽为一时硕儒,学识深厚,在整理《永乐大典》、编纂《四库全书》中成就斐然,但他自谓文字笨拙,写作时不肯存留底稿,文章存世不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署名的著作。唯一一册《先正读书诀》,只是周永年抄录先辈读书体会的笔记,并且此书未及分类整理,没有格式及篇章目次,直到周永年过世后,才被后人编订成书。正如宗稷辰《重刻先正读书诀》序中有记:“至书中皆前贤诸论,虽未编排类次,殆未经纂成之本。先辈所为,难以更动,若读者得抄其一二条,受益已多,亦不必求全于著书之格式矣。”也是周永年目光卓越,他选辑前辈学者读书经验颇有见地,因此后人不断重刻传行。

前文提到,本书名称“读书诀”,大约源于李光地引韩愈读书诀。其实在书中,周永年还摘抄李光地《李榕村集》中许多言论,如李光地撰写箴文三篇《劝学箴》《惜阴箴》《诫家后箴》,说理性强,文字极佳。周永年将《劝学箴》录于下:“《易》与《诗》《书》,最务精熟。《三礼》《三传》,随分诵读。西京东京,文极醇厚。唐人之雄,曰韩曰柳。北宋文章,于唐有烈。欧苏条达,曾王峻洁。择其尤者,含咀英华。将来融洽,不名一家。诸子之粹,亦可采焉。荀卿论学,庄子谭天。仲淹《中说》,子云《法言》。伟长《中论》,康节《外篇》。奥旨奇辞,手录心追。醇疵小大,默而识之。周程张朱,至为精凿。孔孟通津,经书正鹄。《易》通《正蒙》,性书学论。以逮洛闽,微言至训。并须熟讲,益以精思。笃嗜深契,尚友遥师。义理昭明,庶几不畔。穷经观史,靡不贯串。犹有余力,列代诗骚。搜春撷卉,以咏以陶。如是读书,方有根柢。文学德行,实相表里。”

再有《先正读书诀》抄写其他前辈著作,内容丰富,指向明了,本文择其要言短句,略录如下。《论语》:欲速则不达。《孟子》:其进锐者其退速。《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将告知。《邵子皇极经世外篇》:学必量力,量力故能久。《朱子》:以我观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而茫然。《张子经学理窟》: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黄山谷》:古人有言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困学纪闻》: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日录》:作论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众人所易知,摘拾小事无关系处,此三不必作也。巧文深刻,以攻前贤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实,此二不可作也。《李榕村集》:人于书有一见便晓者,天下之弃材也。须是积累而进,温故知新,方能牢固。凡瓜果时候未到,纵将他煮烂,他终是生。读书要搜根,搜得根便不会忘。读书千遍,其意自见。仙家明日成仙,今日尚不知。如鸡抱子,呆呆的只抱在那里,火候一刻不到,不能得他出来。《录桴亭思辨录》:读史须一气看过,则前后事易于记忆。近日人才之坏,皆由子弟早习时文。《郑毗老劝学》: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吕氏童蒙训》:杨应之学士言,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问学录》:朱子论读书之法,谓始初一书费十分功夫,后一书费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此即所谓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行文及此,作一个小结。回顾一年中,本专栏介绍古代读书法,所撰文章已有多篇。略作总结,古代读书法的第一部专书,应该是宋代辅广《朱子读书法》,它的基础为《朱子全书》。此后各类著作络绎不绝,其文体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读书法专书,类似于今日之教法,如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唐彪《家塾教学法》、张之洞《輶轩语》等。二是语录式文体,摘取先贤读书名言警句,分类成书。此类著作最多,如上述周永年《先正读书诀》,以及无名氏《宋先贤读书法》、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读书部》、谢鼎卿《读书说约》、杜贵墀《读书法汇》等。三是汇编先辈读书故事,有方法,也有励志,如陈继儒《读书十六观》、祁承㸁《读书训》、吴应箕《读书止观录》等。四是存于随笔、笔记等著作中的内容,虽为只言片语,往往寓意深刻,如冯班《钝吟杂录》、梁章钜《退庵随笔》、张之洞《书目答问》《劝学篇》等。按此分类,有兴趣者可以分门别类,深入研读。

人名背后的观念史

张永涛

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统计了当年新生儿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名字,女孩是一诺、依诺、欣怡、梓涵、语桐、欣妍、可欣、语汐、雨桐、梦瑶,男孩是奕辰、宇轩、浩宇、亦辰、宇辰、子墨、宇航、浩然、梓豪、亦宸,最低使用频率也在万次以上,风格统一到难以辨识,对下一代美好的个体个性预期就这样吊诡地以集体化、时代化的面目扎堆呈现。

其实名字雷同,绝非巧合,其背后体现着时代的观念。这些新生儿的祖辈可能也共享着一个个带有时代烙印的高频名字,如建国、建军、国立、国强,揆诸往古,我们会发现此种现象有着悠久的传统。

西汉尤以武帝之前,《史记》《汉书》中常见寄寓安邦定国、开疆拓土的人名,如韩安国、孔安国、于定国、窦广国、赵广汉、张安世等,与当代的建国、国强是同样的命名逻辑。武帝及以后,寄寓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人名增多,如韩延寿、甘延寿、杜延年、李延年、田千秋、韩千秋、刘彭祖、窦彭祖等,乃至去病、去疾等期望相对保守的名字也不少。如果说武帝去世前颁布《轮台诏》标志着汉代国策从“尚功”到“守文”由外而内的转变,那么上述命名观念的变化也透露出同样的信息。

陈寅恪曾指出:“东汉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讥二名之义,习用单名”,东汉较之西汉,双名变为单名,儒家价值规范成为绝对标准,职是之故,同样寄寓功业,东汉人名就变成孔奋、石奋、侯霸、张霸,而长生追求则演化为品德养成,君子比德于玉,汉末三国人物以玉命名者尤多,仅“建安七子”里就有三人:陈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应玚字德琏。

到了东晋南朝,人名中之字盛行,史家裴松之、画家顾恺之、数学家祖冲之,甚至像王羲之那样四代相袭(其子献之、孙静之、曾孙悦之)命名“某之”的人家也不少。陈寅恪就此议论,“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又据陈氏弟子万绳楠考证,之字是当时流行的五斗米教旗帜符号。当时人名中还常见道、僧二字,如谢道韫、檀道济、萧道成、王僧辩、姚僧垣、崔僧护等,这都与儒家规范松动,又遇释道信仰竞争的时代背景有关。

清代学者赵翼对人名扎堆化、潮流化现象也曾有两条有趣发现。《廿二史札记》“五代人多以彦为名”,胪列百余名彦的五代人物,如王彦章、符彦卿、慕容彦超等,彦是贤士俊才之意,《诗经·郑风·羔裘》有云:“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好含义人人爱,所以在五代前后,彦用于人名也不稀见,如隋末唐初之祖君彦、桓彦范、贾公彦,北宋之文彦博、周邦彦、李邦彦。

另一条《陔余丛考》“宋人名字多用老字”,举出孟唐老、孟元老、杜莘老、高商老、吕渭老、孙莘老等数十人。后又有人补充说宋人还多用翁、叟二字,如魏了翁、刘辰翁、叶绍翁、陈尧叟、陈莘叟、汤莘叟等。此外,北宋人好用“父”取字,如王安石字介父,其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安礼字和父,豫修《资治通鉴》的刘敞字原父、刘攽字贡父、李清照之夫赵明诚字德父。不过宋人并不一味“倚老托大”,以孙命名的也不少,如苏轼《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一诗中的刘季孙(字景文)、《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词人王沂孙等。

观察包含叟、老的人名,以唐老、商老、莘老、渭老、尧叟一类最多,唐是唐虞之唐,莘是商代伊尹躬耕之地,渭是周代姜尚垂钓之处,满含儒家臻于三代之治的理想追求。而以翁、父命名,却并非倚老。父是男子美称,又作甫,先秦人名多用,郑玄注《仪礼·士冠礼》:“甫是丈夫之美称,孔子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类。甫字或作父。”翁与父同意,《史记》载刘邦对项羽说“吾翁即若翁”,汉代人以翁命名,取意当同于父,如“能以精诚致魂魄”的方士李少翁、郭解字翁伯、金日磾字翁叔等。宋代老、叟、翁、父命名的潮流,体现了当时儒学复兴背景下的复古趋向。

不知道千百年后的人们,将从一诺、依诺、奕辰、亦辰这些名字中续写怎样的观念史。

司马迁个人视野下的时代记忆

曲 宏

提示 **一生酷爱《史记》的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刘勃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没有满足中学语文课本对《史记》的定义,他从司马迁与《史记》不可分割的宿命角度,探讨司马迁家族中的历史渊源与《史记》一书的必然联系。这些探索,选取了我们对西汉最为关切的几个历史事件和人物,力图从现在的思维,从更多的视角,还原历史,重塑历史,重新解读汉武帝时代的儒臣、名将、酷吏等不同社会角色面临的困境与个人抗争。**

这本书内容的编排是颇费心血的,也很巧妙。《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站在司马迁的视角来书写汉武帝时代,但是本书并不是面面俱到地铺排汉武帝时代的历史人物、历史风貌,它选取的是横断面,那个时代的横断面。

书中开篇直奔汉朝盛世,而此时,司马迁的父亲给他留下了遗嘱:“你一定不要忘掉我想要完成的书。”作者把司马迁与《史记》中的人物、事件的纠缠一一展开,从少年司马迁来到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到一些能人义士也来到了长安,他们都意外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这些人从治理国家的能臣到征战匈奴的名将,从权力争斗到宠妃与太子的更替,如何分而不散?作者以编剧之功,每个开篇都承上,每个结尾都启下,把看似不相干的事情,紧紧连接在一起,既有章回体的意味,又有推理书籍的引人入胜。

尤其是全文的结尾,编剧之功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我们还沉醉在西汉的漫天黄沙与混沌天地中的金戈铁马时,作者把镜头切换了,把司马迁笔下人物换上了当代电影的主角程婴,这位受尽屈辱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的义士仿佛就是司马迁的意志反映:虽受尽屈辱,可他完成了遗命,也完成了崇高的使命。

可悲戚之情还未消散,刘勃又把镜头刷地一下闪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司马迁家乡夏阳的高门原,祖辈的墓地早已成为农田,而在陕西芝川,他所埋身的地方却是修了又修的文物保护地了。

这种分层次的转接与唤回,将电影人物与历史人物重叠了,有了抚今追昔的感慨。而对今天司马迁家乡的扫描,也让读者在空旷的自然风景中,在长长的制作人员名单的快速掠过后,结束了对西汉的追问,回到现实世界。

内容剪裁,就是作者的谋篇布局,也是一次对历史的重新审视。浓淡之间,人物形象也描摹得更为传神。

作者跟着司马迁的官位升迁,沿着历史的小径不断前行。司马迁担任郎中令,成为他一直仰慕的飞将军李广的部下,从此,他的个人命运与这位将军的命运不可分割。李广名声在外,却与读者心中的形象大不同,看起来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样子,谨慎温厚,不善言辞。但他却是每个下属最理想的部门领导,得到赏赐就会分给手下,对下管理的规章尽量简化。战场上,如果不是每个士兵都喝到了水,李广就不喝水。各项军事能力也是当时青年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是跟着司马迁的认知走到我们面前的李广。

李广命途多舛,一生未能如愿封侯,以致于最后横刀自尽。司马迁也因为其子李陵鸣不平而获宫刑。

司马迁当然也是个人,是人都会有自己观察问题的视角。司马迁的视角表现在,他把喜欢的事写得更动人。在涉及与李广相关人物时,刘勃就跳出了“司马迁的视野”,他更多追随了班固的视线,也偶尔以司马光的视野来观察事物,这使他的视角超越了司马迁的局限性。

李广之子李陵事件导致了司马迁人生的最大灾难,可《史记》却写得极简单。一是因为这件事,牵涉汉武帝晚年的宫廷斗争。二是因为彼时司马迁已受刑,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史记》的心愿,让他不会再多说话了。而作者通过班固的记述,让大家对此事有了另一侧面的了解。就像一首乐曲,司马迁是主旋律,而班固和司马光的书写是和声,是对主旋律的补充和提升,这会让乐章层次更丰富,也让《史记》中的历史更饱满。

历史人物一旦注入了作者的情感,就更有灵魂了,那个历史人物就“活”了。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不单是书写历史,也加入了作者浓重的个人感悟。只有全方位了解时代背景,方能深刻理解人物的精神内核。只有以当代思维去观照历史,才能不拘泥于历史,才能剥开历史真相上的层层迷雾。

汉武帝雄才大略,他的时代能人辈出。汉武帝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打败了从商代起就威胁北方的匈奴。完成这项伟业,除去各种物质准备,人才至为关键。虽然人多、事多、线条多,作者却在如麻的头绪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写人难,如何写出2000多年前不同的人物,让他们个性鲜明,则难上加难。作者有如私人定制般量体裁衣,让这些历史人物在消逝了的时空中发出熠熠光辉。

作者着力运用同类对比手法,将人物立体化。功劳卓著的卫青虽然平步青云,但却没有因为要树自己的威信而擅杀抛弃部属的将领,没有小人得志的张狂,总体上,他是谦恭的。但为了想把立功的机会留给老部下,却又把有能力的李广调开,也因而导致了李广自尽,这又显示了他的另一面。在对李陵的记述中,作者把他与苏武放在一起。一个是走投无路的名将之后,无奈投降;一个是十几年流落匈奴,归去后也无家人的皇帝身边人,坚决不降。忠臣与降将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反差,读罢,没有一个人不唏嘘感叹。而汉武帝时代的10位酷吏,他们如何酷而不同,司马迁也书写得清清楚楚。

所谓司马迁的个人记忆,实际上又不仅限于他个人视野下的时代记忆。作者刘勃,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2000多年前的人物、事件,借助当时发生的事件,在鲜活的生活事例和模糊的历史迷雾之间建立联系。作品不是浮光掠影的描述,而是着力于人文情怀的探寻,引领着现代的读者一步步深入到历史的隧道中,挖掘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探索历史人物的内在精神。通俗、不高冷,全书透着淡定的烟火气。

聊书

读书 遇见高人

丁春凌

灵魂三问。
上班的都走了?上学的也走了?
时间流逝,是不是比你以为的要快?

“就地过年”的日子里,哪也不能去,翻出了新疆作家李娟的《羊道》。

郁达夫说的没错,旅行总是好的。世界那么大,谁不想去看看?20年前,看陈丹燕的旅行散记,就总是想,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够东游西荡,穿行大地。

不过,非虚构的《羊道》说的不是旅行,应该叫苦行。

2007年,李娟跟着哈萨克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顺从家里既有的生活秩序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牧场。每天烧茶、做饭、去很远的地方背水,实实在在地游牧了小半年。

《羊道》三本书,按时间顺序为《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牧场》。从文字中,可以看出,最初,李娟对牧羊人一家大男孩斯胡马力、少女卡西他们有节制的生活方式是充满着赞美的,但是,随着一次次的迁徙转场(牧人搬家),李娟放弃了判断和驾驭,只剩下诚实的描述。

因为,滤去游牧生活的荒寒,赞美就是一种矫情。

最大的感触是,李娟的文字没有取巧和猎奇,有的只是随意,以及和文字一起升腾起来的暖意。她写卡西,写星空,写风沙,写羊,写骆驼,写狗,又苦又累又冷又艰辛的游牧生活,自然而然。

更高级的是,李娟在讲述中,想让我们明白: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有N种,哪怕选的是痛苦的,只要能坦然接受,就行。

《沽酌集》

这是止庵的一本随笔集,并不是新书,收录文章54篇,写的都是和读书有关的内容。

书名“沽酌”意为沽酒自酌,自己买酒自己喝,用来说买书读书的那种纯粹简单、自得其乐。

止庵谈读书,不就书论书,而是宕开,由此寻个由头,结合他的阅历说些自己想说的话。晓畅中藏着深,声调不高,态度也不见激愤,颇有夫子之道的快意。

书里提到了很多人,比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废名、张爱玲,说得最多的是张爱玲。其实,止庵并没见过张爱玲,只是读过她的书。

止庵说,在他眼里,张爱玲是个高人,是个明白人。

说到读书有什么意义,学医出身的止庵认为,我们接受的教育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但是这三种不够,还缺少一种自我教育。而自我教育,是通过阅读来完成的——读书使我成为了我。

《我的朋友阿波罗》

阿波罗是书里一条狗的名字,是个大丹犬。书里讲的是“我”的挚爱好友去世后,给“我”留下了阿波罗,这条狗年龄已经很大了,没人收养,不久也会死掉。主人自杀后,阿波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能够再见到它的主人,它不闹,不哭,但是种种迹象表明阿波罗真的会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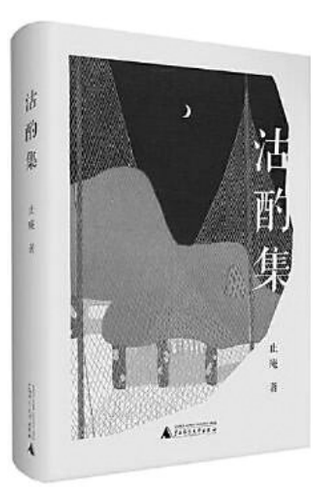
小说多条支线并进,作为一名写作班的老师,在与大丹犬作伴的时间里,“我”和阿波罗慢慢生出了互相的牵绊,也逐渐发现与男主“暧昧”的过程,没有想象的那样美好——关掉学术圈的滤镜,这段关系其实很“残忍”。

小说贯穿着一种幽默感,以及关于自杀、宠物、女性创伤、婚姻伦理的尖锐思考。阅读小说的过程,有种智识上的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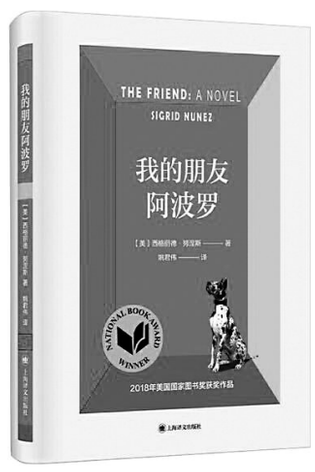
哦,对了,小说翻转的结尾,没料到。

看完这本《我的朋友阿波罗》,我仔细翻看了下作者西格丽德·努涅斯的介绍: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生于1951年,父亲是中国、巴拿马混血,母亲是德国人。西格丽德·努涅斯曾经给苏珊·桑塔格当过助手,并以《永远的苏珊》为文坛知晓。

《羊道》



《沽酌集》



《我的朋友阿波罗》